

編者的話

本期通訊的內容，除了「活動消息」、「海谷廿週年特輯」外，還有兩個環繞生命及信仰為主題的「交流」及「分享」園地。至於上一期開始連載的「福音天地」，因故暫停出版一期，將於下期再續。

「廿週年特輯」的來稿不多，但來源甚廣，包括有中心不可缺少的helper，新加入的“士大夫”及“未退休”的職員。她/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回顧了各自在海谷的歲月及體驗，有起有落，有喜有悲，雖然篇幅不多，但都為海谷的歷史留下了數頁寶貴的記錄。

以“信仰”為內容核心的「交流篇」，有一首以十分誠意寫出由衷感受的新詩，及一篇以透徹思維寫出迫切關注的論文。對於前者，讀者不妨舒懷展意，嘗試投入詩人的情意，看看能否感應其中的心聲。至於後者，則希望讀者以寧靜開放的心情，思考筆者的論說，認同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我反思。

以“生命”為主題骨幹的「分享篇」，獻上四位朋友的“心底話”，有跳躍開朗的，有實在而沉重的；有令人盪氣迴腸的，也有令人返老還童的。縱然她們的文章取材不同，風格亦不同，但肯定的是都有著一股不弱的感染力，不單止於分享，更能打動人心。

編者誠意推介今期的各篇文章，更祝各人 主恩常偕！

欄目	目錄	作者	頁數
活動介紹	活動消息		1
二十 週年 特輯	雜想	加平	4
	愛在深秋	Wianne	5
	在海谷裡“事奉”	泉	7
交 流	一個新約信徒讀詩篇後的心路歷程	M.L	9
	從世界觀著手	慕臨君	11
分 享	我的一班	Cally	14
	三十而立	包	16
	心意更新而變化	Joyce	17
	那原顯明在我心裡的……	黨生	19
活動指南	駕駛Topper的竅門		底內頁

活動消息 — 98 年 6 月至 11 月

日期	(星期)	活動項目	課程編號
6 月 20/06	(六)	海谷團契	[TAC399F]
7 月 04-05/07 18/07	(六、日)	風帆入門	[TAC400S]
	(六)	海谷團契	[TAC401F]
8 月 08/08 15-17/08 及 22-23/08	(六)	海谷團契	[TAC402F]
	(六至一)	基本風帆訓練課程	[TAC403S]
	(六、日)		
9 月 12-13/09 26/09	(六、日)	風帆技術改良及補考	[TAC404S]
	(六)	海谷團契	[TAC405F]
10 月 10-11/10 24/10	(六、日)	職員培訓退修營	[TAC406R]
	(六)	海谷團契	[TAC407F]
11 月 14/11 22/11	(六)	海谷團契	[TAC408F]
	(日)	行山樂	[TAC409H]

一、海谷團契

TAC399F 20/06/98 星期六； TAC405F 26/09/98 星期六；
 TAC401F 18/07/98 星期六； TAC407F 24/10/98 星期六；
 TAC402F 08/08/98 星期六； TAC408F 14/11/98 星期六。

在過去大半年的團契中，我們探討過「性格的重整」及「金錢」兩個題目。不知你可有參加，希望你也能從當中有所得著。在未來的半年裡，我們會回到聖經中，用多一點時間去翻看聖經，嘗試從不同的章節，查考一下「耶穌」—這個神本體的真像，去了解神子耶穌的不同面。盼望你也能參加。

聚會時間是上述星期六的下午三時至五時半。費用全免。有興趣參加的朋友，可於聚會舉行前致電 Hermia (蝦米) 91029710，另外亦可致電 27888755 (電話錄音)，留下姓名及聯絡電話，蝦米或有關職員便會告知聚會的舉行詳情及地點。

二、風帆入門

TAC400S 04-05/07/98 (星期六、日)

這課程是基本風帆訓練課程（見下）的前半部份，專為有興趣學習駕駛風帆的人仕提供一個入門初階性質的兩天短期班，教授駕駛風帆的基本理論及入門技術，使參加者對駕駛風帆有初步的認識，作為進一步學習的基礎，完成課程後可獲頒發本會的一級風帆證書。參加者必須年滿十六歲。

報名辦法：填妥本通訊最後一頁的報名表，寄回海谷中心的通訊郵箱。

截止日期：活動舉行前兩星期。

活動費用：整個課程收費港幣200元，包括教材、用具、膳食及住宿。
請勿將費用連同報名表寄上，接受申請後會另外通知繳費。

三、基本風帆訓練課程

TAC403S 15-17 及 22-23/08/98 (星期六至一及六、日)

此課程是為有興趣學習駕駛風帆(帆船)而年齡滿十六歲的人仕而設，在位於海下的海谷中心舉行。課程乃根據英國的皇家遊艇協會 (ROYAL YACHTING ASSOCIATION) 所編定的五級課程要求而教授。以上課程分別包括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為期三天的一級風帆證書課程，第二部份是為期兩天的二級風帆證書課程。第一部份教授駕駛風帆的基本理論及入門技術，使參加者對駕駛風帆有初步的認識，凡完成此部份課程的都可獲頒發本會所發的一級風帆證書。第二部份是在一級風帆技術基礎上作進一步的學習，如認識潮汐變化、泊船技巧及基本賽艇技巧等，參加者如通過於最後一天的理論及技術考試，便能獲頒發本會所發的二級風帆證書。

報名辦法：填妥本通訊最後一頁的報名表，寄回海谷中心的通訊郵箱。

截止日期：活動舉行前兩星期。

活動費用：整個課程收費港幣500元，包括教材、用具、膳食及住宿。
請勿將費用連同報名表寄上，接受申請後會另外通知繳費。

四、風帆技術改良及補考班

TAC404S 12-13/09/98 (星期六、日)

風帆技術改良班是專為已完成一級或二級風帆課程的朋友而設，藉此提供進一步練習及改良技術的機會。除重溫各項基本技術及加強有關理論外，還安排多樣趣味風帆駕駛遊戲及遠征航行，以改善駕駛技術。另外同時為各級風帆未合格者提供補考的機會。

報名辦法：填妥本通訊最後一頁的報名表，寄回海谷中心的通訊郵箱。

截止日期：活動舉行前兩星期。

活動費用：整個課程收費港幣200元，包括教材、用具、膳食及住宿。
請勿將費用連同報名表寄上，接受申請後會另外通知繳費。

五、職員培訓退修營

TAC406S 10-11/10/98 (星期六、日)

退修營是專為中心職員、準職員及被邀請的人士而設，目的是讓參加者暫停繁忙的工作及活動，在中心寧靜的環境裡，再思中心的信念，檢視團體的合作，回顧個人的事奉，以求在各方面都有更好的準備，令將來中心的活動能有更好的果效。有興趣加入或認識中心的工作者，可致電Hermia (蝦米) 91029710 或 27888755 (電話錄音) 垂詢詳情。

六、行山樂

TAC409H 大東二東大嶼行 22/11/98 (星期日)

難度：** (中程遠足，須有行山經驗，自負意外責任)

由伯公坳起步，東行經大東山、二東山、蓮花山、及南山至梅窩碼頭結束。路長約7.5千米，沿鳳凰徑而行，可遠眺新機場，攀高500米，回落800米，中午於雙東坳午膳。行程約4.5小時(休息除外)。

報名日期：活動舉行前二十天開始接受報名，舉行前三天截止報名。

報名辦法：於任何時間致電27888755 (電話錄音) 報名。請說清楚參加者的姓名、聯絡電話號碼、參加者人數等，中心職員會盡快覆電通知集合時間、地點及有關資料。

活動費用：活動不收費用，但參加者需自備糧水及自付交通費用。

雜 想

加平

自從 1993 年 10 月參加了海谷中心舉辦的風帆課程後，我便多了一種興趣。而且，不輕不覺間已認識了一班「新」朋友四年多了。可是同期的風帆同學仍然活躍參與海谷活動或風帆活動的已寥寥可數，或許他們如沙灘上的沙石般，被海水帶走了。而其他課程的學員們，也像被生活瑣事的浪潮沖走得無影無蹤。幸好還有一條堅固的「石屎」堤壩，雖被海水沖倒過、移動過，仍然能歇力地黏在一起，這班「走臣子」不斷地為中心帶來新的學員和參加者。最近聽到海谷在 98 年內減少開班和不搞「風帆遠征」，蒼穹覺得有點兒失望和可惜。

人在不同環境中，常有不同的啓發和選擇。例如有些人在某些時期認為要告進修；有些人要全情投入工作，往上爬；有些人要盡情歡樂；有些人要告避世；有些人要告結婚……。介紹我參加海谷的朋友，已遠離這個大家庭，甚至不玩風帆了。在我看來，這是一大可惜。不過，無論甚麼決定，也應被受尊重和接納的，不應受到批判性的指控。

每當人有了決定後，週遭的人或多或少也會被受影響。從感性的角度來看，人很難脫離個人的「禪審」感受。有人或會因某個決定受益，或受害。「受害者」難過傷痛的感覺是很難一掃而空的，一切似乎是靠時間和自我反思（理性分析）來醫治。

自大學預科時期開始，我便一直參加宗教團體的活動。喜歡旁觀的我，左聽聽、右聽聽，但是始終沒有加入信衆之列，或是時機未成熟吧。我也參加過不同的社區團體所舉辦的活動。使我繼續參與這些活動的動力是來自人。我一向認為人是要在群體中生活的，故此我喜歡與人一起。人是有趣的，是優美的，是可愛的，我希望自己能夠一直保持這個信念。但極矛盾地，當與人在一起時，卻又偏偏發現人性的弱點，不開心的事情也因此而相繼發生。有些人只看到別人的缺點，而沒留意到別人的優點。例如你「不夠醒」、不夠漂亮、脾氣壞、做不到這，做不到那。但卻忽略了別人的優點，例如有愛心、辦事認真投入、願意為別人服務等等。所以，我雖喜歡參與活動，但卻喜歡低調地觀察身邊的事物，這是很有趣的。不知名的化學作用，有時也會給人帶來驚喜。我也不知道會否喜歡這「驚」或「喜」，我也期待見到這「作用」的效果。

作為 TAC 的 helper 已有一段日子，我亦很享受這段時光。我也希望不斷有新人加入 helper 的行列。我較為喜歡行動組的任務，所以我一直積極地支持和參與當中的活動。至於做職員抑或 helper，其實沒有甚麼關係，對我來說，那只是否意義上的問題而已。我只希望有多些學員參加 TAC 的活動和工作。

總括來說，我認為 TAC 有一定的存在價值，能讓大自然與人產生奇妙的化學作用。只要堅守信念，它是有轉機的。正如在一次 TAC 的聚會中提過，它經歷了多次打擊，仍然如有神助，一一地將困難迎刃而解！

愛在深秋

Winnie

九三年秋藉著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海谷(TAC)，它是一個學習的好去處，令我學到工作的竅門、風帆的知識，尋找到大自然的美麗景色，也認識到一班知己朋友。裡面有許多獨立個體，每人的性格迥異，與他們的接觸過程中，我學習到更多處世的技巧及欣賞別人的胸襟，亦增加了自我的認識及自信。

二十年對一個毫無資助的組織來說不是個短時間，海谷中心有著一羣偉大無私且富有貢獻精神的職員支撐，更有一位經常犧牲私人時間、體力、精神，又具有心思、出席率非常高的人（每次入 TAC 都見到她）……我尊敬的蝦米，在 TAC 肩負著主持大局的重擔。我曾說過裡面有許多獨立個體，她要接納不同的意見，任勞任怨，又要決斷和遠見，又要足夠的自由去給予成員自我發揮，更要有容人之量。創業難，守業更難，對一位女性來說可真不簡單。

海谷發展至今二十年，實有賴另一羣賢能之士的協助。聽前輩阿英的分享中，在建立會址時，正好是美文在保良局渡假營工作兩年期間，她發現了一大批報廢的木料，而那批「廢料」也成了 TAC 的囊中物，為 TAC 節省了不少的建築費用，亦為我們新一批學員得有樹蔭，享受成果。還有數年來的行山，她也教導我在沿途所取得的樂趣……不要老是行，間要停下來欣賞山下的美麗景色，使我能體會箇中滋味，因而愛上行山。美文，希望在 TAC 行山活動中再次相會。

每次 TAC 的活動，各人能溫飽餐暖，實有賴我們的廚神 Lulu 及 亞和，縱使 Lulu 碱於工作或其他而未能入 TAC，她都會為該次活動訂好菜單或在早上協助買菜，如遇她有空入 TAC 主持大局，更會有豐富的生果品嚐。而 亞和總是以精湛的廚藝默默地幹。印象較深的是當學員 capsize 後饑寒交迫，回中心總有一些熱飲備候，增添溫暖，有時她更自製糯米糍請大家吃，令人回味無窮，在這裡願妳們身體健康。

每次活動買了大堆菜或物件，我們的御用司機……溫文謙遜的好好先生亞泉……張 sir必候命於斜路之上。有時成員有事早走，他亦義不容辭送他們一程。還有數年來的海谷通訊，他亦花了很多精神時間心思去編輯，使我們每季有一本用錢也買不到的、出色的精神糧食。亞泉，在這裡，謝謝你。

我們海谷的屋宇修理總工程師……亞德，口中常說自己為人計較，其實一點也不計較。有好幾次，我們的車輛多了一個人，他總是自告奮勇孤身走路，

一人獨自坐巴士入中心。自從他由泰國工作回港便即投入 TAC 為大家服務，出席率僅次於蝦米。在工作當中他教懂我如何「撈泥」及修補船隻的竅門。在這裡也謝謝你。

很欣賞公仔及亞敏對 TAC 的熱心和投入，他們在外吸收了豐富的行山知識及精湛的風帆技術，都毫不吝嗇帶回 TAC，耐心細緻地傳授給我們，公仔還親自撰寫有關風帆的文章，躊躇投稿，使學員獲益良多。

James 及亞包在霖霖出世前積極投入 TAC 教船的任務，孕育霖霖後，他們在家亦協助文書及策劃 night programs，為多次開會及團契準備就緒，團契或開會完畢更備晚飯美點熱誠款待各成員享用，享用時每位親切爽朗的笑容，每句突發的妙語，加上久違後的互相關心和慰問，彷彿融匯在一個溫馨的大家庭中。

我也欣賞 Sing 及 Flora 夫婦對 TAC 的熱愛和投入，Sing 在教船當中是非常認真及嚴謹的，但教船以外他卻是一個很隨和及健談的人，他在百忙中還協助 TAC 的財務處理哩。而 Flora 在懷孕期間，不厭辛苦與亞敏及 James、阿包巧盡心思為職員退修營策劃一切豐富節目，我雖然只參加了一兩個環節，已體會到他們事前的準備功夫及費煞腦汁。

靜文過往協助主持 night programs，帶給學員朝氣及歡笑，尤其與亞敏合作主持，一唱一和，更能擦出歡樂火花。

拿手把多餐菜料煮成一餐菜的漢泉言語幽默抵死，有他的出現，必引來捧腹大笑，我們的張 sir 見到他尤如見到亞慕咁開心！

其餘如亞波的默默苦幹，Yvonne，Benny，Joyce 在開會時積極抒發己見。在 TAC 舉辦帆船中班時，亞阮應邀不辭勞苦入中心教導我們。初班時亞能亦義不容辭入去協助.... 還有一羣移民他國，過往曾努力建立 TAC 的前輩，謝謝你們，因為我們正在享用你們所種下的成果。

TAC 更有一羣不容忽視的 helpers，如加平、Cally、Alexandra 及 Titania.... 都積極支持至今。

願你們這羣賢能之士及其他新朋友繼續支持、全心全意服務大家，為中心出一分力，發一分熱、一分光。深深祝福 TAC 能繼續發展，為人羣提供一個體會大自然魅力的好地方，讓我們為海谷創造第三個十年而努力。

在海谷裡“事奉”

泉

時光飛逝..... 漸漸明白原來這句老土卻熱門的開場白，竟有著一班共同的使用者(*user group*)，就是那些經歷過時間流逝的人。十年前應邀為《海谷十週年特刊》寫了一篇稿，選題為「在海谷裡成長」，扯雜憶述了五年間在海谷裡當學員的學習與成長點滴。轉眼十年後的今日，主動想為《海谷廿週年特刊》寫一篇稿，主題最適當莫如對這十年間擔任職員的回顧與反省。但是在進入主題前要首先說明，本文只屬個人的反省與分享，不能代表其他海谷職員。

話說很多認識海谷中心的人，似乎都會對海谷的職員刮目相看，欣賞他們無私奉獻，熱誠投入，真心事奉，本領高強，多才多藝，聰明活潑，親切可人..... (如有詩大，實屬筆者一廂情願)，是他們使海谷中心變成了一片人間樂土。曾幾何時(或者應該說有一段頗長的日子)，自己亦陶醉於此般讚賞的目光之中，欣然地相信，無愧地接受。如是者不經不覺便做了十年的職員..... 時光飛逝，如果不是值著海谷廿週年的機會，真不知甚麼時候才會認真地反省一下，究竟自己這十年來做“士大夫”的原因是甚麼？

十年前被邀請加入海谷做士大夫的時候，想也沒想便答應了。只覺得順理成章：終於有人發現自己風帆技術高超，初班及中班時均表現特出，至於行山技巧、滑浪風帆亦盡得真傳，如此“高足”，登堂入室還捨我其誰？！其後十年間很快又再找來一些補充的理由，例如飲水要思源，將學來的本領轉授別人，算是一點回饋；之前五年做學員時，結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為職員便可以延續這份友情，每次在中心與他們聚首，總是溫情洋溢，叫人樂不思蜀；中心是一個很好的避難所，工作或家中的煩惱，只要來到中心便能忘記得一乾二淨；中心亦是一個很好的表現場所，可以讓我施展渾身解數，發揮各樣“過人之處”，換來眾人的「刮目相看」。如是者在海谷裡十年的“事奉”，便是為著實踐這些目的而燃點歲月。

十年注矣，與神摔交的年代俱注矣。近來接受了基督，帶來生命的轉變，使我更清楚地省察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反思以上種種理由，總結起來，其實只有“自我”二字，一點也說不上是無私奉獻、真心事奉。自己在海谷

的所謂“事奉”，只不過是通過服伺別人來服伺自己。留在海谷，其實是為要找一個可以讓自己建立、表現、擴張“自我”的地方；一個讓別人接受、欣賞、甚至愛慕自己的地方。於是在過去十年間，我毫不猶豫地把自己放在所有“事奉”的中心，凡事只會堅持己見，獨斷獨行，按個人的喜好意慾辦事，不會接受別人的意見，考慮別人的感受，或相信別人的能力。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然導致很多問題的產生，例如經常與別人爭執，破壞了羣體的合作，扯遠了各人之間的距離，本來的人間樂土也因此而被破壞。更嚴重的，是個人意志在不斷擴張的時候，漸漸便取代了整體的目標、海谷的原本宗旨——榮耀神，作為神的家。隨著自己在海谷多年的擅作主張、為所欲為，海谷竟被我這樣的人倒亂了、霸佔了。雀巢鳩佔，海谷本來應該是神的家，為的是榮耀神，印証祂的實在，卻被自己當作是“我”的家，為的是要實踐自己的張狂，證明自己的存在。

在上一期通訊裡讀過一些士大夫的深刻反省，突然驚覺自己正是他們所嘆息及失望的原因。小卒說：「最初……海谷就像一個小孩子，天真漫爛，無拘無束，不會為明天憂慮。隨著年齡的增添，海谷就如青年人一樣，很多時候都為理想爭辯，為環境苦惱，亦為不得志而消沉。」不是士大夫說：「這裡的生活曾經是一種挑戰……然而，我已不敢從她身上嗅出這份簡樸及誠意，亦看不見「祂」的足跡，聽不清「祂」的話語。」我反覆思索，其實真的是“海谷”變了嗎？抑或是我這樣的人改變了海谷。正如英引述 Mike 所說：「人，才是最重要的！」沒有了人，海谷也只不過是一間沒有生命的空屋。她的生命就正是我們的生命的投射。士大夫所看到的問題，只不過是我這樣的人所投射出來的問題：是我失去了那份簡樸、誠意和天真漫爛；是我為理想爭辯，為環境苦惱，亦為不得志而消沉。雀巢鳩佔後，剩下的只有人的破壞，人的喧鬧，那能再找到祂的足跡，聽到祂的話語。回想起來，自己所謂的“事奉”真是為禍不少，好叫人汗顏羞愧！

十年注矣，為禍海谷的年代俱注矣。與其自嘆自責，不如積極悔改，重新回到最基本的地方。「我們實在需要回到神面前」，英提出了最恰當的答案。「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詩篇 127:1）這是上一屆主席 Samson 所贈的金句，也是給我未來十年……二十年……的警戒。

一個新約信徒讀『詩篇』後的心路歷程

ML

耶和華啊！

祢神聖威嚴，可畏可敬。

祢的法則純淨，使少年人心清；

祢的訓詞鮮明，亮愚昧人眼睛。

然而，然而，我的主、我的神啊！

祢法度之嚴厲，難行得要命，

祢律例之苛刻，幾乎不近人情，

我『羨慕』之餘，只好在禮拜堂裡聽聽。

※ ※ ※

惡人無故興風作浪，

為自保肆意中傷。

詩人為此大作文章，

求祢使之夜間驚惶、白日遭殃、

沒好下場。

但如今祢卻不許我這樣，

不能找他們算帳，且要七十個原諒。

左臉被打過不講，還要把右臉送上，

怒氣填滿了胸膛，也不可含到天亮。

眼見他們氣焰高張，

我這還得增加氣量，

愛心、溫柔、包容、忍讓，

簡直同窩囊一模一樣。

※ ※ ※

當舊約選民一無所有，

光賈就求祢從無變有，

他們向祢大大張口，

求祢充滿直室湧流。

今祢卻命我莫為衣食憂愁，
以祢的信實為糧少生怨尤，
若是仍覺不夠，最好降低要求，
須知世上一切存留，不能長久，
也無法帶走。

連僅有寡陋亦要放手，
行善施捨還須不折不扣，
為的不過是要專心等候
——那不著邊際的報酬！

※ ※ ※

主啊！到底…到底祢是忘記了
還是沒有弄清？

我畢竟是人，有的不過是普通、
一般、平凡的人性，
我並非神，我不像祢，有超然的
情懷、取不盡的供應！

講台上嚷著渡日要虔敬，見證要屬靈，
『那裡』有莫大的賞賜等著
刻上我的姓名。

何為屬靈？如何虔敬？
算了！罷了！還是省下祢的賞賜
還我一個清靜！

這樣難的試命，麻煩祢另請高明！
誰說得救以後即可踏進喜樂美境？
一切恐怕不過是主日學哄人的憧憬。

※ ※ ※

耶和華高居尊貴的寶殿，
對卑微的世人仍舊顧念，
念其不過為塵土受造於地面，
俯聽罪人的抱怨，毫不煩厭。

我的自義和自憐，
以為隱而未現的虧欠，
創造人心的神，

縱使察驗，仍一一赦免。
祂把绝望人的苦況，擋在跟前，
又將愚昧人的頂撞，撇到後面，
怒氣於瞬間化為恩典，
以慈愛與憐憫作年歲的冠冕。

※ ※ ※

公義的神若是追究罪孽，誰能存活？

誰敢張狂？

律法的斤兩，豈由罪人逞強？

祂曾付重價，叫我得釋放，

豈不正為廢去律法的綑綁？

難當的重擔，不再落在弱者肩上，
天路的十架，我主天天與我同扛！

祂並不將要求下降，

乃賜下夠用的力量。

因祂忍受過冤枉，

我再沒有受不了的創傷；

因祂捨棄了寧康，

我再沒有捨不得的依傍。

主降生世上，

親自嚐遍做人的景況，

祢樹立了榜樣，

給予孩子得勝的盼望。

※ ※ ※

恩主陪我走過流淚谷，
將我的哀哭變為歡呼。
昨日的自負和不潔的意圖，
如今均覺羞愧厭惡。
祢的話語，現極其切慕，
行走天路，乃義無反顧。

※ ※ ※

若非耶和華熬煉人心，
使靈堅固，
行道的人就愁雲慘霧，
枉然徒步。
我向天舉目：主啊！我哪一樣
好處不是祢賜下的恩福？
祢是威嚴的主，竟讓祢公義的
震怒做了你恩惠的停據。
我已嚐到主恩的滋味，
確知其甜美遠勝甘露！



從世界觀著手

慕臨君

你們到隔壁去，傳福音給鄰居聽

最近帶一位朋友去禮拜堂，碰巧那天的講員是一位宣教士。朋友問什麼人才有資格做宣教士。是的，究竟做宣教士應該具備哪些條件？是不是只要自己清楚得救，同時又熟習了一些聖經知識和掌握了一套傳道方法，另外再加上一份事主、愛靈魂的熱忱就足夠了呢？從廣義來說，每位信徒都是一位宣教士，只是宣教的對像是相同地區、相同文化的人。然而，傳福音給「自己人」是不是一定「好說話」呢？除非你先假設你身邊的中國人，或者再說得窄一點—你身邊的香港人是一個同類族群(Homogeneous Group)，而且各個人的思想體系都和你一樣，否則，在傳講福音之前，你就不能不下那「宣教士」當下的功夫—認識了解聽福音之人的世界觀。

什麼是世界觀

世界觀乃是一左右一個人行事為人的思想架構或思想體系。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世界觀乃是決定一個人之所以有某些言行、決定的前提假設(Presupposition)。世界觀所涉及的問題乃是人是什麼；人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人生在世意義何在；宇宙中最基本的存在是什麼；在我以外的世界是怎樣的一個性質；以及我怎麼知道我所知道的知道是正確的知道等等。這樣，一較完整的世界觀，必定會對人性、道德、死亡、苦難、存在、永恒、意義、價值、上帝以及認知論等等有它一套的理論。這套理論往往有它一定的和諧性，叫相信的人覺得自己已經掌握了詮釋宇宙和人類的方法。這一套系統就成為了這個人思想上、行為上的前提假設。

然而，這些前提假設有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半對半錯的，更可能是完全錯誤的。當你告訴一個人神愛他，他回答說：「除非我親身經歷到神和神的愛，否則我是不會相信的。」他講這句話的前提假設乃是「經驗為一切知識的基礎和準繩」，他的認知論是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認知論。基督徒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呢？如果你不清楚聖經的認知論，你可能最終給對方牽著鼻子走：「主啊，求祢給這人經歷祢的真實和大愛。」

在你週遭的人所持有的世界觀

不是每個人對自己的世界觀都有覺悟性的認識，即使有的話，也不一定表示他所行的和他所信的是一致的。這也包括許多基督徒在內。許多基督徒不能明確地指出聖經給他的世界觀是怎樣的一個世界觀。由於他所信的這觀念在他裡頭是模糊的，因而往往很難醒覺到在他裡頭有哪些思想是違背聖經的，他也可能就因

此持守著一套肢離破碎的世界觀，或過著一個知行不能合一的生活。有多少的基督徒，一面宣稱自己承認神在他身上有絕對的主權，一面又是成功神學的擁躉，他相信只要他信神，他向神求什麼，神就會給他什麼。然而，那些反對成功神學的基督徒，他們的禱告、他們的感恩、他們的見証，又何況不是充滿成功神學的氣味？「感謝神，因為祂聽了我那樣的禱告，給了我這樣的供應……。」很少有信徒禱告說：「感謝神，因為祂拒絕了我那樣的禱告，加給我這樣的磨練……。」不信主的人的矛盾也是一樣。那些聲稱世上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人，往往用了最絕對的精神來說這句話：「這世上是絕對沒有絕對的事情的！」；又譬如，唯物論者用以宣揚他的理論的方法乃是最唯心的。

由此看來，一個傳福音的人要做到的是：第一，認識聖經給人的世界觀；第二，自己做一個知行合一、表裡一致的人；第三，明白當今社會中主要的思想體系以及其背後的世界觀；第四，找出這些體系中的矛盾和漏洞；最後，認識你的聽眾，看他所信的那一套前提假設是什麼，是來自哪一家哪一派的，是單一的一套體系還是許多思想混合交雜在一起的，然後，從聖經中找出答案給他。

傳福音一世界觀與世界觀的對話

傳福音乃是世界觀與世界觀的對話。兩個不同的世界觀走到一起，就像兩部不同系統的電腦連到一塊兒，如果要產生有意義的交流，必須要有一個訊息轉換器(A Transformation Application)。對傳福音的人來說，這個轉換器則必須是由基督徒的這一端伸展出去的。有許多學者都指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在這一兩百年以來，根本沒有碰過面，無論是西方宣教士對中國文化的批評，還是中國士大夫、知識份子對基督教的排斥，都是建基在彼此間的誤解上的。這是一件何等可惜、何等不必要，又何等沒有意義的事！

同樣一個概念，不同的世界觀有不同的詮釋。當一個人說：「人是有永恆性的，人死了之後仍然存在。」這句話對基督徒來說，指的是人的靈魂不滅；對無神論的人來說，這是指人的精神不朽；對佛教徒、印度教徒來說則是指週而復始的六道輪回；對普救論的人(Universalists)來說，這「存在」則是泛指世界上所有的人死後都上天堂；對耶和華見証人來說，這「存在」則只對得救的人有意義，其餘的人則永遠被消滅了。基督徒若不了解你的聽眾，傳福音傳到最後，不是成了嗚的鑼、響的鉦，就是鬧出一場誤會。有許多信徒，越信越封閉，越傳越狹窄。學了一兩句屬靈術語，掌握了一兩則傳福音公式，到最後，他們所傳所講的只有他們自己才能聽懂。當非基督徒指責他們「自說自話」時，他們還更執迷不悟，自命屬靈：「主啊！赦免這些心裡剛硬的人，因為他們所說的他們不知道！」

保羅說：「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向什麼人，我就作什麼人。」（林前9:20-22）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福音

是一切人類問題的答案，無論是猶太人，是希尼利人，還是……人；同時，這句話也表明「人」不都是一樣的，有猶太人，有希尼利人，有有律法的，有沒有律法的……，因此傳福音的人要設身處地了解這些人的思想背景，然後才能有效地把福音介紹給他們，才配稱得上是一位福音使者(Ambassador of Christ)。

今天，「中國人」一詞已經不是一個同類族群的代名詞了。單在香港這個地方，影響中國人思想系統的就有來自古今中外、四面八方的理論。有接受傳統儒、釋、道思想的人。這些人大多是不經意地受其影響，很難道出自己的思想是棣屬哪一家哪一派的，往往遇到哪種需要，就搬哪套思想出來，彼此之間所產生的矛盾是他們自己察覺不到的。另外還有接受西方哲學思想影響的人，較顯著的思想有：人文主義(Humanism)、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實証主義(Positivism)、唯物主義及進化論(Materialism and Theory of Evolution)、享樂主義(Hedonism)、實用主義(Pragmatism)以及近年來越發倡盛的多元主義或相對主義(Pluralism and Relativism)以及新紀元的思想(New Age)……這些意識形態對這塊土地的影響是既無形又實在的。其中除了少部份人外，大多數對自己世界觀的認識是模糊的。你問及他們有關生、死、永恆、上帝……之類的問題，他們大多不能提供一套完整的答案。不過，這並不表示他們沒有自己的一套系統。若是沒有的話，他們對福音則是會很容易接受的。但事實上不是如此。當一個人反對福音時，正表示他裡頭有一套防衛系統。這套系統也許是和諧的，也許是矛盾的，或是覺悟到的，又或是潛意式地存在著。

今天擺在傳福音之人面前的任務是艱巨的。

結語

二十世紀一代衛道家 Francis Shaeffer 在「福音派危機」一書第一章中，劈頭蓋臉就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靈魂和心思的爭戰中」(原著 The Great Evangelical Disaster)。今天，香港人叫民主自由，基督徒也支持；到底兩者的出發點是否完全一樣呢？世人講環保，基督徒也講，其動機是否相同呢？基督徒講心靈醫治，非基督徒講EQ，講自我實踐，有什麼兩樣呢？如果基督徒糊裡糊塗為主發熱心的話，很可能會認敵為友，把像「心靈雞湯」這類新紀元的書籍視為福音般地接受，再傳給別人。

認識別人的世界觀，不但有助有效地傳講福音，更加有助堅固自己的信仰。保羅信主後講過兩句話。第一句：「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腓3:7）這乃表示一個世界觀的改變。基督徒信主，世界觀沒有改變是不可能的事。世界觀改變了，價值觀、人生觀也會隨之改變。第二句：「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歌1:28-29）這句話指的是宣道的全面性和徹底性。我盼望今天傳福音的人也能像保羅一樣，「盡心竭力」，好好下功夫裝備自己為主爭戰，免得福音傳不出去，自己也被棄絕了。

我的一 A 班

Cally

「住嘴，立刻坐好！」
 「還說話？現在罰你企！」
 「還東張西望？老師不就在你的面前嗎？不要光看著後面的同學！」
 「你還在自顧自的談話，把你的手冊拿給我，我要給你三個交叉。」
 「你看，排隊永遠是彎彎曲曲的。」

* * *

「唔好呀！嗚嗚嗚！我以後唔敢啦！唔好打我交叉！」
 「甚麼？我頭先俾左一條百力滋佢，佢唔守諾言，唔俾朱古力我呀！」
 「頭先李老師罰我地有得放小息，我地有食嘅，又有飲水，有力排好隊呀！」

* * *

每天我都要面對 1 A 班一次，每一次都會聲嘶力竭。這班「小動物」的確令我既愛又恨。

要成為 1 A 班的英文老師並不是懂得一兩句英語便行。要知道他們的專注力不足三分鐘，平靜的開始，便會是嘈吵的前奏。不時會發現班中多了一隻鑽地鼠、一個謹面超人，又會突然出現一個顏色盒鐵甲人；說時遲那時快，有人的口又開始有動作了，要爆發了。

* * *

「咪嚟！即刻坐低！」

* * *

又有人拿著長間尺在罵人的背脊！

* * *

「你嚮度做乜！」

* * *

原來那個傻小子在小息前已背好書包，預備放學了！可是我仍有一點耐性和愛心，每天上課前我都會帶著輕鬆的步伐到 1 A 班。

「啞！啞！」
 「後面個同學坐低啦！現在要開始英文堂啦！」
 「唔！咁就乖勒！」

「Good morning, class.」

「Sit down.」

下課的鐘聲響了，

「現在抄手冊，今晚的功課有... 傻心機做呀！」

「Stand up. Goodby, class.」

「喂！老師未離開課室時不可以一窩蜂的走上前來，先返回坐位。」

* * *

「Miss Yeung, 我幫你“羅”嘅上去（教員室），好不好？」

「Miss Yeung，好好味㗎，請你食呀！（說的同時，他已把朱古力放在我的筆袋內，轉身走了）」

* * *

「Ye...Miss Yeung 哥，佢打人呀！」

「Miss Yeung，佢話我癡線呀！」

「Miss Yeung，佢話我羅左佢支筆呀！我有呀！」

「Miss Yeung...」

「Miss Yeu.....」

* * *

後記：我已和 1 A 班的各科老師密謀對策，誓要把這班「小動物」治理得貼貼服服。是否成功？且看下回分解。

三十而立

包

很多時都聽到別人說“三十而立”。

自己未踏入這個年頭的時候，擔子是輕省的，每天都在積極地學習人生的功課。

到年屆三十的時候，我開始感到這是人生其中一個很大的轉捩點。人生很多的苦頭都出現了，但更難的是在面對困難時，仍要堅忍支持下去。當你過了三十歲，你的父母已是六、七十歲了，見到父母身染很多的病痛，而其他長輩也開始相繼過身了，很多時都會擔心“子欲養而親不在”。

膝下的，則是對下一代的擔子，供養還是事少，教學卻是大事，內心經常想著“養不教，誰之過”。

三十過頭的人，或多或少都嘗試過“心中流血”的滋味，更具體地說，背上負了幾柄刀，淌著血，但向著人，仍要表現著鎮靜和笑臉，有時為的不是要討人喜悅，而是怕老人家擔心。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三十歲似乎就開始這種人生，並不再是無憂無慮了。

面對如此黑暗、滿是灰色的人生，我可以怎樣捱過呢？這立時想起一首歌“當轉向耶穌”。祂的說話很能安慰我的心，例如祂說：「我來是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富盛。」又說：「一日的憂慮，一天當就夠了。」還有呢，祂有一個很大的應許，就是在新天新地裡便再沒有眼淚，而有一個大審判，我們的一生都會像電影一樣放在大寶座上，如是者我們所受過的苦，神都會安慰我們。

有時，我都會感到很疲倦，心力交瘁。到了這時，我便又想起主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便給他們安息。」

如果沒有主，我不知怎樣過這人生，尤其是經歷難關的時候一主的手扶著我，沒有主，我想我早就倒下來了。感謝主。

心意更新而變化

JOYCE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世事又豈盡人意」。

李煜之詞《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又如所羅門的《詩篇》九十篇四至六節，「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你叫他們如水沖去，他們如睡一覺，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都道盡人生短暫，不如意，這也是事實。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獨特的故事，我是其中一個故事的主角。我長大於一個不如意的家庭，這影響了我對周圍事物的看法和態度。母親自小生病。每當她說：「我要離開人世，你要好好照顧自己。」我便哭成淚人，不知如何是好，只怨媽媽為何這樣怨天尤人。父親在我年幼的時候活像一頭「惡老虎」，終日在家中咆哮，兩老天天爭吵不停，而我只能躲在一角，偷偷地哭，不敢作聲。最令我難過是父親打母親的事，一個軟弱的身軀，被推倒在地，媽媽呼叫「救命」，我恨我爸爸，連心也痛得要死，那種恨像刀割般。種種經歷使我不斷埋怨自己為何有這樣的一個家。我覺得生命不是美麗的，活得實在沒有意思。

中五畢業那年，剛碰著爸爸的退休。我因此要負起養家的任務，這是理所當然，但無情的爸爸對我只有打罵。還記得最後一次是用木衫架打我。我有時會懷疑我是否他的女兒。本想離開這個家，但媽媽有病，我的工資微薄，不足以支付兩個人的生活費及昂貴的租金。我只有無奈地啞忍，心中卻痛不欲生。

一個人在生命的旅途中若失意於家庭、工作、友情、愛情、學業；甚至經歷一場大病，經濟又陷入困境，但仍要養活一個自己不愛的家，可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其中滋味。若不是神的救恩，我真的不敢想像，現在的我會是如何？我當基督徒已很久，但在信仰上沒有紮根，只是聚會基督徒。當人

失意得太多時，會埋怨神，甚至說：「祂不會這樣對待我的，好人究竟沒有好報？」人生道路的盡頭是神工作的開始。我生命的轉捩點是在TAC找到的。那裡有一位落實自己信仰的Samson Chu。他為了傳福音、付出自己的時間，活得有力量。我開始問：「真的有神嗎？那些活在苦難中的基督徒，仍然以喜樂的心感謝神，這力量從何而來呢？」他們對生命沒有埋怨，像杏林子，她長期患病，但她的著作感動了無數的人，無數的人因而得救信主。從那時起，我祈求神幫助我。我開始尋求真道，閱讀聖經，神真實的說話藏在我的心。有時在夜靜祈禱時，我聽到祂的聲音。祂的話使我活得有力。此時才發覺原來神給了我數之不盡的恩典，我怎能不對祂存感恩的心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神給了我那份未了的親情，當中沒有恨，真的沒有了恨！近來，父親還與我分享他內心的感受，我才發現他原來是一個可愛可敬之父親，對於母親也一樣，我對她有了更多的接納，大家的心情也好多了！母親也於數年前信主。感謝神！她在瞎眼前可以親眼看到自己受洗，因信得救恩，這是何等奇妙的事！

昔日的我因為埋怨掙扎終日愁苦，其次便是放棄自己，離棄神，過著「今朝有酒」的日子。但神卻在我失意無助時，安慰我，還差遣了很多朋友幫助我。他們的支持使我十分感動。當然我也要學習成為別人的幫助。我現在的環境和經濟情況雖然比以前更差，工作與學業也使我忙得透不過氣，再加上在治療牙齒過程中也令我苦不堪言，但神已把我的心改變了！我現在可輕看自己的缺陷、讓神工作，祂給我的勇氣代替了消極的自憐。現在我的禱告裏是(1)活著靠信(Live by Faith) (2)信而生希望(Hope) (3)愛人如己(Love) (4)原諒自己與別人(Forgive) (5)放開胸懷(Let Go)，因為神說：「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詩 23:1)「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林後 12:9)「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後來必明白。」(約 13:7)「愛能遮掩一切過錯。」(箴 10:12)，「忘記背後，努力面前。」(腓 3:13)「祂知道我所行的路。」(伯 23:10)「我雖行在患難中，你必將我救活。」(詩 138:7)「求你教我怎樣數算我的日子，好叫我得著智慧的心。」(詩 90:12)我想生活不在乎活得怎樣，而是要懂得如何去活—把神的話語藏在心裏，使自己心意更新而變化。

那原顯明在我心裡的……

黨生

和許多國內的年青人一樣，我是被生在一個無神論的家庭裡。從小媽媽就告訴我世界上沒有神，也沒有鬼。爸爸媽媽都是醫生。在醫院裡有兩間房子，我記憶猶新。一間是停屍房，另一間是人體解剖模型室。第一間裡面放了些什麼，我沒有見過，只知道那道門老是鎖上的。第二間就在媽媽的辦公室隔壁，裡面放著各式各樣的解剖圖和人體模型，有人的頭臘切面圖，骷髏骨架，去皮肌肉架子……總之，每次到醫院找媽媽，我都暗暗期望不必走到她的辦公室便可以見到她就好了。媽媽很明白我的心態，而她總會找到訓練我膽量的機會。她要我跟她一同進隔壁那間房子，她用手搖動那些骨架子，叫我也去摸摸它們、碰碰它們，還告訴我一些有關另外那間房子的功用。然後對我說，人死了就死了，什麼也沒有了，另一間房子裡放的和這間房子裡的其實都一樣，只是那些是真的，這些是假的。

那時候還小，不會想：既然沒有鬼，而我又沒有真的見過鬼，為什麼會害怕呢？我到底害怕什麼呢？我只是想，也許我長大以後也會像媽媽那麼勇敢，不再怕那兩間房子了。「世界上沒有神，也沒有鬼，人死了就和大樹變成木頭一樣。」

有一天，姥姥摟著我，她是多麼疼我，我也是多麼愛她！她說：「寶寶啊寶寶！姥姥年紀越來越大了，不曉得那一天就再也見不到你了！」什麼？姥姥會死嗎？姥姥死了會到哪裡去呢？到醫院那間房子裡去嗎？然後呢？然後她會再也見不到我了，她會變成「沒有了」？那會是什麼樣的情形呢？不！我不要姥姥死！姥姥是不會死的！姥姥這麼好，老天爺是不會讓她死的！

那時候還小，不會問：媽媽每天不是很努力地為我建立她的那套思想理論嗎？我那幼小心靈裡永恒的意識和超然主宰的觀念又是從哪裡來的呢？「世界上沒有神，也沒有鬼，人死了就死了，不過姥姥是永遠不會死的！」

在醫院裡，我常常遇見各式各樣的病人。有一次，有一個人被送到醫院裡來搶救，聽說是在工廠裡被捲到機器底下，弄斷了兩條腿。我聽了心裡一直在想：腿斷了，一定很疼吧！能再接回去嗎？大樹的樹枝被

砍斷了，就會死了變成木頭的。人呢？大樹少了一枝幹兒還是會活的，人應該也會吧！但是，我接著又想，一個人少了兩條腿，活著會不會不完整了呢？我自己伸出手來看看：這隻手是一個「我」，如果有一天，我這只手被砍掉了，這個「我」是不是就少了一點呢？少了多少呢？這個人斷了兩條腿，會不會少了更多的「他」呢？是什麼東西少了呢？是記憶嗎？是聰明嗎？是愛嗎？是脾氣嗎？

後來我把這些問題問媽媽。不知道她聽明白我的問題沒有，但她告訴我，一個人最主要的器官是腦，是心臟這些。如果這些被切掉了，就不能活了。於是我想，也許這個「我」就是藏在這些器官裡面的。但是後來聽爸爸媽媽和同事們說在外國已經出現了內臟移植手術。唉呀！如果有一個人，心、肝、脾、肺都是跟別人借來的，而這些人有男的，有女的，有好人，有壞人，全部混在一起安進同一個人的身體裡，這個人會像什麼樣子呢？那一定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姥姥有心臟病，幸虧這種手術在我們醫院還沒有使用，不然，有一天姥姥可能不再疼我而是去愛別人的孩子了。

奇怪，我在那樣小的年紀，似乎隱隱約約地已經能夠把一個物質界的「我」，和一個超物質的「我」加以區分。然而，我受的是唯物主義的教導，這兩樣思想混在一起，就產生了那種奇怪可笑的想法。不過，唯物論者有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呢？

上學了。老師說鬼鬼神神的東西都是迷信，根本沒有人見過，所以是不存在的。新中國的兒童要破除迷信，這些迷信是舊社會剝削階級利用人的無知來欺騙愚弄老百姓的鬼話。有的小朋友害怕自己一個人上茅房。「真沒用！我從小就能進解剖室呢！世界是沒有神，也沒有鬼的。」

我向來很尊敬母親，她是那麼一位忠實的無神論者，講話那麼有道理，是那麼樣的聰明和勇敢。但是，上了學以後，我對母親的這種觀感開始起了個問號。常常有客人來我們家玩兒，媽媽很好客，又能說會道，常會想出許多玩意兒來娛樂客人。有一樣玩意兒是大人們很喜歡的，就是用撲克牌來算命。媽媽不但會這個，還會看相，數生肖，能把人家一生的故事都講出來。大人可喜歡聽了，而且每次來我們家，他們都要玩這個。

有一次，我問媽媽：「如果第二次牌和頭一次牌排出來不一樣怎麼辦？」她說：「如果玩的人是真心相信這卜算的話，每次出來的牌會是差不多的。若是不同的話，就表示這人其中一次沒有認真地玩。」

「嘿！這撲克牌真聰明，它竟然知道人家心裡頭在想什麼！」

「不是撲克牌聰明，這是人的命，早定好了的。」

「命？『命』是什麼？是好人還是壞人？他長什麼樣子的？媽媽您見過嗎？」

「『命』是看不見的東西，但是它會影響你一輩子。」

「看不見的？那您怎麼知道有『命』呢？」

「這玩意兒，信則有，不信則無。不過不可不信啊！這是很靈驗的。」

後來唐山大地震，三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相繼逝世。聽大人們背地裡說，這是由於那一年是什麼什麼年，有什麼兇呀、吉呀、氣呀、星呀的東西所導致的。這些又是什麼？他們為什麼不敢公開講呢？

「媽媽，這是迷信嗎？」

「這怎麼是迷信呢！這裡頭有很高深的學問，是很科學的。不過不要出去跟人亂講。」

噢！這世上沒有神，沒有鬼，因為沒有人見過，是不能證明的。但是，這些東西是很靈驗的，是有很高深的學問的，所以不是迷信，是不用證明的！

就是這樣，我帶著對鬼神努力不信的心志，對星肖相術半信半疑的心態，對生離死別祈能幸免的心願，離開了中國大陸來到香港。我是在香港初次接觸到基督教信仰的。對於一個接受了唯物論、無神論思想薰陶的青少年來說，要接受基督教信仰是極其困難的一件事。經過了多年的掙扎、反抗、辯論——用大陸常用的一句術語，就是「思想上的鬥爭」——以後，基督的愛、上帝的真實、聖經的真理終於折服了我的心。

最近有一次，我帶一些從國內來的科研學者遊覽香港。當我們的汽車經過一個墳場時，他們有的感到驚訝：「怎麼香港小成這樣！死人住的地方居然離活人住的地方這麼近！」我問他們：「要是你要你住在這兒，你會害怕嗎？」有一位這樣回答我：「其實自己也是個唯物論者，但是，提到這種事兒，心裡就是怕。」

我在教會教兒童主日學，在辦公室內貼了一張主日學用的圖畫。有

一次，有一位國內來的同學到我辦公室來，他看見那幅畫便問是什麼。我告訴他以後，他很輕蔑地回我一句：「從小就給孩子灌輸這些毒素！」

我想，到底「有神」的觀念是後天灌輸進去，還是「無神」的觀念是後天硬教出來的呢？如果有神的觀念是後天灌輸的話，為什麼不用教小孩子，他們就會對鬼神有一種莫明的畏懼呢？而這種心情對許多受過「思想改造」的成年人來說還是揮也揮不掉呢？難道這是簡單一句「無知」就能解釋了的事情嗎？為什麼有許多受了無神論思想教育的中國知識份子，對上帝是堅決不信，但對相術緣份之類的「唯心」的東西卻欣然接納呢？到底世界上有沒有真正的無神論者？

我發現許多宣稱自己是唯物論者、無神論者的人，往往是在人生順利時才打著這些旗號的。他們費盡一切力氣，把被造者心靈裡向造物主發出的回應硬壓壓下去。但是，他們卻料不到，人會「窮極呼天」。往往在他們面對死亡的那一刻，或遭遇危難絕境的那日子，那被壓制許久的心靈會暗暗地、微微地向超自然的主宰發出呼求。然而，對於那些定意不要順從自己內心的這個微聲呼求的人來說，這種呼喚不一定會把他們引到神那裡去，但是卻不擔保他們不會轉向別的什麼「神力」。至今，我的母親還是拒絕、嘲笑我的信仰。但是，來港後，她所遭遇的不幸竟然叫她去找相士給她把名字改了，把家中的風水改了，以圖「轉運」。那位評擊我從小給孩子們灌輸毒素的青年同學，自己很想出國，他卻很認真的告訴我：「我這個人，一生中注定有貴人相助！」

奇怪，為什麼一論到上帝，人就馬上擺出一副科學家的風範，講理智，講証據；論到其他靈界的事情，人們卻立刻墮入他們自己所反對、所嘲笑的那種無知裡面去呢？難怪聖經說：「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們裡面原是明顯的……其實自從創世以來，上帝那看不見的事，就如……原是叫人沒有辦法推諉的。」然而，人卻故意不要尊祂為上帝，「他們用虛謊取代了上帝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卻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羅馬書 1:19-25，新譯本）

教育不是要把人越教越聰明嗎？為什麼一些連小孩子不用學就懂的事，大人卻越學越不懂呢？

（作者現職大學講師）

看完今期的通訊，內裡有沒有隻言片語，曾觸動過你/你的心弦？牽引了你/你的思緒？或勾起了你/你一絲絲的回憶？我們非常希望得到你/你的回應。請用以下空列寫出你/你的回應，無論是生活方面的、信仰上的、或是與 TAC 有關的，都無任歡迎。如果篇幅不夠，請另加白紙。我們的信箱是“九龍中央郵箱 74539 號”。謝！

海谷中心活動報名表格

底內頁

編號	活動	日期
□ TAC400S	風帆入門	04-05/07/98
□ TAC403S	基本風帆訓練課程	15-17及22-23/08/98
□ TAC404S	風帆技術改良及補考	12-13/09/98

姓名：(中文) _____ (英文) _____

性別：_____ 教育程度：_____ 身份証號碼：_____

年齡：_____ 宗教：_____ 電話：(辦) _____ (宅) _____

地址：_____

職業/就讀學校：_____

曾否參加海谷中心課程？ 有 無

若有，請列明年份及課程性質：_____

若無，你從何得知海谷中心的消息：_____

如有意外，請代通知：(姓名) _____

(電話) _____

【參加者須自負意外責任】

申請表請寄回：九龍中央郵政局郵箱74539號，海谷中心收
請在下面方格內清楚寫上申請人的姓名和住址：

姓名		姓名	
地址		地址	

活動指南

駕駛 Topper 的竅門

公仔

上季有到過 TAC 的朋友會發覺 TAC 來了兩艘新的 Topper 風帆。另外兩艘新 Topper 亦已於五月中送抵 TAC。以下是一些駕駛 Topper 的小竅門，讓各方好友參考，以備下次到 TAC 時能大展身手，享受駕駛 Topper 的樂趣。

Outhaul

Outhaul 的鬆緊極影響帆的形狀。Outhaul 通常要收緊直至見到帆腳 (Foot) 成為弧形，弧形的程度最好是帆腳弧形的頂點離開 Boom 8-10 厘米。

Downhaul

在 mainsheet 拉緊時，Downhaul 的拉力需要剛可消除帆面的橫繩紋，在此情況下，主帆能形成最佳弧度。

Kicking strap

固定 Downhaul 及 Outhaul 後，先完全收緊 mainsheet，然後再收緊 Kicking strap，這個就是 Kicking strap 的最佳位置。但請注意，Kicking strap 需要不斷調節以應付不同風勢的航行。

Toggle rope

固定及鎖緊 mast 後，謹記在 Toggle rope 處繫上八字結，以防覆舟後 Toggle rope 脫離船身。

舵

舵必須綁緊於船尾，因為若遇到覆舟，舵是會沉的！

腳帶 (Toestrap)

腳帶的作用是在大風時給駕駛者借力及穩定身體位置，藉以平衡船隻。若想快速運用腳帶，可將兩條腳帶用橡筋繩繫在一起，繩的位置須接近後艤。

風向旗

風向旗可協助駕駛者快速判斷風向。風向旗通常固定在桅桿頂，另一方法是將風向旗固定在船頭部份，船頭繩穿過的孔上。